

小孩小孩你别馋

□ 马琳

腊月初八清晨,我家小孩一边哈着冰花,一边清脆地唱着: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儿!”那声音拖得长长的,仿佛是一根看不见的丝线,把我拉回了40年前的那个清晨……

我的腊八印记,是从那句东北民谚“腊七腊八,冻掉下巴”开始的。这话听着可怕,但我却从未在这一天感受到寒冷。恰恰相反,在我的记忆中,腊八节可是一年中温暖、最幸福、最解馋的一天。因为这一天,有妈妈精心熬制的腊八粥,有奶奶亲手腌制的腊八蒜,还有沈从文笔下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情的

浓浓眷恋。

那时,我们小孩的“馋”是实实在在挂在嘴边的。从腊月初八睁开眼起,“年”便不再是日历上那个方方正正的字,而成了一个有温度、有味道、有声音的“好贺儿”:黏豆包、冻豆腐、炖牛肉……但最浓最甜最美的,还是腊八节清晨那碗稠得能黏住勺子的腊八粥。

记忆里,儿时的腊八节和现在是全然不同的光景。记得每年腊八节前夕,母亲总是很郑重地带着我挑拣豆子。她说:“红小豆要圆润饱满,绿豆要碧莹莹的,花生不能有一个‘坏子儿’,红枣、核桃、桂圆要个

个儿饱满。”腊月初七的夜里,母亲便把各种豆米、食材统统泡在水盆里,让它们在水中尽情地舒展着身子,静静地等候着破晓时分的甜蜜蜕变。而那时的我,通常是在煮粥的雾气弥漫时醒来,听着厨房里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,看着立在氤氲中的母亲,仿佛整个屋子都被裹在一股大地般慈爱与温存的暖意里。

而如今,超市的货架上早早就堆满了琳琅满目的年货:窗花是机器压制的,对联是统一印刷的,它们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等候人们的挑选。好吃的就更多了,“只有想不

到,没有做不到”,可我总觉得,那种让心尖儿发痒、让日子发亮的“馋”,却再也寻不着了。直到再次听见那声童谣——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儿!”

哦!我忽然明白了,那时“馋”的哪里是什么吃食,而是那个连灰尘都闪着金光的扫房日,是打开锅盖扑面而来的香甜,是小孩们在院子里叽叽喳喳的欢愉,是大人们互道一声“吃了吗?”的真诚,是翻滚着的、既看得见又摸得着的红火日子……

小孩小孩你别馋,可若真不馋了,还算过个“年”吗?



喝腊八粥的农民工(篆刻)
李树彤 作



东北娃 雪上飞(剪纸)
赵聪卓 作



第一场雪(国画)

喻国玮 作

爷爷和他的“沈大高兴公路”

□ 付群华

2026年元旦,我从大连上沈大高速公路,一路畅通无阻。

沈大高速公路是沈阳至大连高速公路,也是中国大陆兴建最早的一条高速公路,被誉为“神州第一路”。“神州第一路”是爷爷口中的“高兴”公路,有爷爷当年洒下的汗水。

1987年暑假,一位远房伯父来家里看爷爷。伯父是做建筑工程的,在沈大高速公路施工。当时工地需要一个做饭的,伯父就来找爷爷一起去工地。

七月中旬,爷爷随伯父到了沈大高速公路瓦房店路段工地,开启了他和“神州第一路”的一段缘分。

工人们白天顶着酷热施工,晚上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,爷爷便弄些野蒿子回来点燃熏蚊子。蚊子熏跑了,爷爷和大伙也呛了一肚子烟。

熏跑了蚊子,爷爷就给大家讲故事——《杨家将》《智取降龙木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大破天门阵》《寇准背靴》《呼延庆打擂》《薛礼征东》

《八王上朝》……爷爷讲得津津有味,工人们都听得入了神。直到伯父催促第二天要早起干活,大伙儿才恋恋不舍地回去睡觉。

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设的公路,工人们心里都很高兴。在爷爷嘴里,这是“高兴公路”,因为大伙儿看到公路就高兴,便有了“高兴公路”这个名字。

1990年秋季,沈大高速公路通车了。两年后,伯父带着爷爷特地去感受了他们亲自参与建设的“神州第一路”。车子行驶在沈大高速公路上,又快又稳,爷爷乐得合不拢嘴,回家后告诉我们:“在‘高兴公路’上真高兴!”

如今爷爷早已长眠多年,沈大高速公路几经扩建,现在每天通行的车辆是初期通车时的好几倍。

行驶在“神州第一路”上,路边的绿化树、农田、楼宇、村庄、原野都快速退向身后。“神州第一路”洒下了爷爷和建设者的汗水,如今,这条路满载着人们的目标和希望,奔赴远方的梦想……

腊八粥香飘辽南

□ 杨宝刚

辽南的腊八粥,不是只有谷物豆类的醇香。

海礁石上采下的贝肉,黑褐的外表不起眼,一入水却是满口的鲜;一撮海带丝,墨绿的颜色,是海水凝成的筋脉;些许干虾皮,那是一种极细小的海米,金钩似的,藏着浓缩了的涛声,用温水细细地发了,那原本干瘪的躯体便渐渐舒展、柔软……慢慢地,空气里便幽幽地浮起一丝遥远的、属于大海的咸鲜,与谷物豆类的醇厚香气奇妙地交织在一处。

在静怡的时光里,把这些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褐的、绿的东西,一样一样,次序井然地倾入铜锅。水是清冽的矿泉水,咕嘟咕嘟地唱着,将那五彩的阵容包围起来。看灶膛里的火焰舔着锅底,不急不躁,是辽南人熬煮好日子的耐心。

粥的香气一点一点溢出来。起初是豆类裂开后粉糯的甜,接着是米粒熬化后稠厚的香,待到那海味的鲜气被热气一激,袅袅地透出来时,整个屋子便沉浸在一片复杂而又和谐、温暖而又厚实的气息里了。往粥里撒一小把冰糖,让甜味漫入丝丝缕缕中。这时捧起一碗粥,那热度一直暖到掌心。粥是稠得能立住筷子的,细细抿来,醇香中有一缕海的味道,在舌底悄悄地化开,鲜得那样含蓄,那样悠长。这时,我总会觉得自己喝下的不只是一碗粥,而是这片土地上,是这山海交汇处,那股子又生猛又家常的、活生生的气息。

这碗辽南风味的腊八粥,是年的信使,也是故乡的根须,扎在最实诚的土地与最浩瀚的海水之间,年年岁岁,等着用一碗滚烫的粥,为游子接风洗尘。

吟诗作赋抒胸臆,摄影书画绘山河。如果您也热爱诗词、散文、摄影、书画创作,就请加入我们吧!

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管理员微信,备注“诗词散文”或“笔墨光影”字样,管理员会邀请您进入相应的交流群,共赴风雅之约。

我们在这里等您!

